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许明

范裁缝

□归棹庐主

范裁缝的裁缝铺很小，只有一间门面，开在三河镇东门桥堍南货店的东隔壁。

裁缝铺临街的店面朝北，屋背后是个小小的院子。院子里铺着沿山石宕的青石板，常年种着些花花草草。

院子的西南角上有口水井，井口不大，围着方方的石井栏。井边长着一株高高的香椿树。每到夏天的傍晚，范裁缝就用木吊桶打上来的清凉凉的井水，泼洒去青石板上那层粘乎乎的暑热。然后，就搬出一张小桌子和两把小矮凳，与范婶面对面地坐在院子里吃晚饭。渐渐天色暗下来了，便会有街角塘河里的凉风，一阵阵地滑过小院门和院里的花草。

范裁缝是个矮矮胖胖的小老头，戴着副断了一条腿的老花眼镜，整天静静地坐在排门后面的裁剪台边，低头缝制着好像永远也缝不完的各式衣服。偶尔，范裁缝会抬一抬眼睛，越过发黄的镜架，默默地瞥一眼门外匆匆而过的行人，就又低头做自己的生活。范裁缝的眼光，永远是安静平和的。

还没到立冬，范裁缝便会早早戴上那顶颜色早已褪得黑不溜秋的旧呢帽子，将那烧水熨斗的煤球炉移到自己身边，以抵挡从塘河里钻过来的一天冷似一天的西北风。

范裁缝是个老式裁缝，擅长做中式衣裳。铺子里没有缝纫机，范裁缝是用手中的一根细针，一针一线细细密密地把衣裳缝制成形的。

小辰光，每天放学路过裁缝铺，我们就会成伴搭伙地趴在裁缝铺的排门旁，好奇地看范裁缝飞针走线的手艺。

范裁缝见着我

们，总是默默地拿眼角瞟我们一眼，然后，就又自顾自地低头忙活手中的活计了。

范裁缝的眼角，总挂着一缕宽宽厚厚的笑意，清晰得让人温暖。

看范裁缝做衣服，印象最深的是做布纽扣。

范裁缝坐在高高的椅子上，左手拿着条细长的布条，右手的中指套着个暗亮的铜顶针，拿着根细针，用滚过线蜡的细线将布条细细地缴牢，然后左右手相帮着，随随意意地编几下，补几针，那根细长的布条眨眼间就变成了个漂漂亮亮的直扣、花扣或是琵琶扣，齐齐地编排在了裁剪台的一角。

范裁缝裁衣裳也很好看。

范裁缝会把整块的布料细细地平铺在裁剪台上，再顺手从针线筐里拿出一个灰白色的粉线袋，从里面慢慢抽出一根白花花的棉线来，照着量好的尺寸，按住那白线轻轻地一弹，那布料上便出现了一条细细长长的白线痕。这样的几按几弹之后，范裁缝便会拿起那把长柄长嘴巴的裁缝剪子，“咔嚓咔嚓”几剪下来，那整块的布料便成了身是身、袖是袖、领是领的料子布了。

如果遇到做丝绸服装要裱边折叠的，范裁缝便会将一根棉线放到脸盆里，用水浸湿了，依着衣服的样式，将湿湿的棉线齐齐地摆放在需要折叠的地方，仔细地将布料依样叠好，然后再用熨斗一熨，那滑滑的丝绸布料立刻就变得棱是棱、角是角的了。

听镇里的大人讲，范裁缝的手艺交关扎硬，往往一件衣服拿针线缝毕，抖开来看时，浑然天成，绝对看不出一点点的针头线脚。

范裁缝不是我们三河镇人。他原先是在沿山镇里做裁缝，裁缝铺就开在镇里最繁忙的河埠头的丁字街口。

沿山镇地处四明山麓，山里的各种山货就靠着这镇里的河埠头销往浙东各地，甚至上海，故而十分闹猛。河埠头上常年泊着各式各样的船只，有装货的货船，也有载客的航船，偶尔还会有船头

翘翘画着圆黑眼睛的海船。

范裁缝有一个女儿，一个儿子。

女儿生得俊俏，杏眼细眉瓜子脸。可惜小时候得病失了声，成了只能听不能说的半哑。

儿子比姐姐小六岁，长得虎头虎脑，是全家人的心肝尖。日日由阿姐宝贝似地领着在镇里到处玩，形影不离。

范裁缝为人和善，加上手艺又好，裁缝铺的生意自然也就不差。范婶是里山小户人家的小女儿，做事勤快，也明事理，有时还爱讲几句玩笑话，所以同周边邻家的关系处得交关好。

范裁缝一家就这样平平静静地生活在沿山镇的河埠头边，孩子们在一天天地长大，日子也在一天天地变好。一切是那样的安逸，那样的平静，那样的让人心满意足。

但这一切，却在范裁缝儿子六岁那年的夏天的那个午后，戛然而止了。

据说，那是个挺寻常的夏日。午后的太阳，毒毒地挂在不见一丝云影的蓝天上。整个镇子里一片寂静，只有河边成行柳树上的知了，在有一声没一声地渲泄着夏日的单调和闷热。

范裁缝照例坐在裁缝铺里，忙活着手中的活计。而范婶则蹲在天井里，浆洗着衣服。

天井墙角里那株高大的月季花，在夏日的阳光下正开得灼灼耀眼，明艳的花瓣又大又好看。范家的姐弟俩，就各自摘了一朵大朵的月季花，相跟着去河埠头玩水。

那埠头边密密匝匝地停满了等待装货卸货的船只，间杂着下午或晚上起航的航船。那些船夫们在单调的知了声中，大都沉入了梦乡。

可是，谁也没有想到，老在河埠头边玩耍的小弟，今天竟然失足滑落了水中。不谙水性、又不能言语的姐姐，只能“啊、啊、啊”地狂叫着，发疯似地一头扑进了河里，去拉小弟在水中扑腾的小脚丫。

姐姐的叫声和撩起的水声，惊醒了午睡中的船夫，但他们在船舷边只七手八脚地捉住了姐姐

的衣裳，而小弟则早已滑到了挤挤挨挨的船底下。只留着几片鲜红的月季花瓣，在水面上一波一波地无声漂荡。

等船夫们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，再扑到船底下时，那寻捞上来的小弟，早已脸色苍白，卷曲了双臂，没有了呼吸。

范婶一看见从船缝间捞出来的小弟，当即就瘫倒在了河埠头的青石阶上。等范婶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她的眼神就散乱了。

范婶清醒时，会不声不响地坐在铺子里帮范裁缝烧饭、洗衣服、熨熨斗。犯病时，就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两眼空空地望着周边的人和事，好似一切都如空气，与她没有一点点的关系。

女儿则天天无声地以泪洗面，再也不敢往河埠头看上一眼。

日子就这样慢慢地变得漫长了，天井里的月季花也渐渐地枯萎了。

范裁缝受不了家人对小弟的无尽思念和过分自责，就变卖了裁缝铺子，将家搬到了三河镇。

每天，范裁缝的铺子里照例是安静的。煤球炉边，总坐着恍恍惚惚的范婶，看守着微微发红的熨斗，或者丝丝作响的茶壶。而范裁缝一年四季，就用手中的那枚细针，缝制着每日的时光。

后来，女儿长大出嫁了，嫁到了三十里外的海边。女婿是海晏镇供销社鱼蔬行的伙计，人长得有模有样，只是自小得了小儿麻痹症，走路有点不方便。不过小两口的日子过得也算滋润，过了一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。

有时夜静月圆时，范裁缝便会在煤球炉上温一壶沿山黄酒，一个人就着一碟兰花豆，静静地喝。

喝着喝着，范裁缝就会起身寻出挂在卧室门背后的那枝洞箫来吹。

那箫声低咽，听来总有丝莫名的哀伤，不知曲目，唯觉夜长。

此时的范婶，应该是睡了，反正不会见着她瘦瘦小小的身影。